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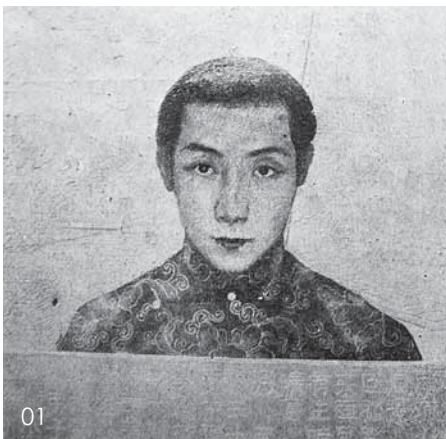
# 刘礼宾著《现代雕塑的起源： 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研究》节选

## SELECTED READINGS IN LITERATURE: ORIGINS OF MODERN SCULPTURE: INVESTIGATION OF MODERN SCULPTURE DURING CHINA'S REPUBLICAN PERIOD

### 第三章第五节 雕塑风格的民族化

西方雕塑进入中国后，面临着“民族化”的问题。民国时期雕塑家们在雕塑风格民族化的问题上，进行了初步探索，取得了一些成果。民国雕塑风格民族化是沿着两条路线展开的：（一）一些有着传统艺术背景的雕塑家，在雕塑创作中，注重吸取传统艺术的相关元素，融入雕塑创作之中，其作品呈现出明显的传统艺术的痕迹。这类雕塑家有江小鹞、滕白也、滑田友、傅天仇、袁晓岑。（二）一些熟练掌握西方雕塑技艺的雕塑家，在雕塑创作中，注重对现实的把握和体会，他们在对表现对象的深入挖掘过程中，把西方雕塑技法融入其中，使雕塑作品呈现出浓郁的民族气质。这类雕塑家的典型代表是刘开渠。

江小鹞（见插图《自画像》）的父亲江标（1860~1899）是光



0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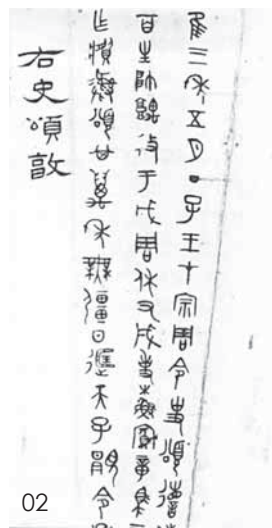
01 江小鹞自画像

02 江标手迹

绪十五年（1889）进士，授翰林。1889年至1895年在北京，曾入同文馆学习治史，并出访日本。1895年江标参与北京强学会，是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。1894年至1897年，江标回湖南担任湖南学政，当时的湖南巡抚是陈宝箴。江标创办《湘学报》，积极支持陈宝箴实行新政。在此期间，江标收谭延闿为徒（1895年）。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江标被革职，藏于上海日租界，不久病死。

江标在老家江苏甯直建有“灵鹞阁”，是江标的藏书楼、聚宝斋。其本人工金文（见插图02），能刻画金石，善作山水。因为江标精于鉴赏并熟悉青铜器铸造方法，所以披沙拣金，搜集了诸多精品青铜鼎彝。灵鹞阁还藏有大量卷轴，并以古籍珍本为最。江标著有《灵鹞阁丛书》。在个人才学上，江标与文廷式、费念慈号称翰林院三大学者。

受家庭熏陶，江小鹞从小爱好诗书、绘画及青铜器纹饰。“新性精敏，幼已开悟，乐在读书中，以故熟知文史经义，于书画篆刻也无所不谙，犹接父风，交好同道。”江小鹞从小长在灵鹞阁，耳熏目染。这种早年经历对他后来的嗜好（雅好收藏、青铜器鉴赏、京剧）有重要影响。



02



03

04

03 江小鹑所铸中山陵青铜鼎

04 山东嘉祥武梁祠顶部神鼎画像

江小鹑和陈孝岗在巴黎一起学雕塑，1915年，两人同时回国，到达上海，两人道别，“孝岗莞尔曰：若不与君再会沪上，则吾废艺矣。”陈孝岗之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江小鹑擅长青铜铸造技艺。“原来鹑数年来在巴黎之铸像厂做工自供学费，因精铸技。而孝岗专攻雕塑但不能铸像，是以戏言如此。”再加上江小鹑早年在灵鹑阁的浸润，熟知中国古代青铜鼎彝，故喜好铸造古代青铜器，做工精致，“锈绿斑驳，几可乱真”。江小鹑曾在上海国际饭店专门租摊位陈列青铜复制品，但是顾客多看不买，就陈列在家中，不舍得熔掉。在南京中山陵祭堂前有一对青铜鼎（见图03）。这对鼎为孙科所赠，鼎上刻着孙科夫妇和子女的名字。鼎的铸造者正是江小鹑。江依据的范本已经不可考，笔者发现：鼎的形制颇似山东嘉祥武梁祠顶部“神鼎”画像（见图04）（公元151年，清代摹刻）。江小鹑所造铜鼎有盖，腹部的上面一部分装饰有“雷”纹，侧面有两立耳；浅腹，圜底，腹下有三足。造型庄重，纹饰典雅，与祭堂交相辉映，颇具神韵，较好地呼应了中山陵的“民族形式”建筑风格，足见江小鹑对古代青铜器的理解绝非泛泛。青铜铸造问题，是现代雕塑家遇到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，李金发、刘开渠都曾为此作过多次尝试。陈孝岗回国创作雕塑，江小鹑前往，砌熔炉，帮助他铸像，随后江小鹑的作品也在这里铸造。后来江小鹑在虹桥买地皮盖楼，留出空地“搭工棚，置熔炉、吊车、行车、载重车等，以宜造大件”。整个一个小铸造厂

的规模，并挂出了“小鹑造像所”、“美丰铸金厂”的牌子，足见其在青铜铸造上游刃有余。再加上江小鹑精于翻制中国古代青铜器，可以得知：从技术层面上讲，江小鹑沟通了东西方青铜铸造技法；从艺术创作上讲，他融会贯通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知识和对西方雕塑的理解。关于青铜器，江小鹑曾对朋友说：此乃中国之抽象雕塑，早于西方得多，又高明得多。此种评论从熟悉中国传统文化，又在西方浸润多年的江小鹑嘴中说出，决不是偶然的。研究江小鹑的雕塑创作，无法回避他对青铜器的喜好。

“小鹑印人，兼好书法，刻励事艺有之，奔竞遂声绝无，且为雕塑家名淹，故未传于印林。唯其指功腕力超乎寻常，大益于雕艺。”现在可以见到江小鹑印章一枚（见插图）以及在两件雕塑作品上的题字（见插图）。印章文字为“小鹑”（篆体）。江小鹑经常在复制的青铜器上加盖此章，以区别于古代真品。当时经常与他交换印章的名家有钱瘦铁、黄宾虹、邓散木、来楚生、陈巨来等。雕塑作品照片上的楷书有大篆笔意，颇具金石趣味。有书法、篆刻、青铜器鉴赏和铸造为基础，江小鹑和他的父亲一样，颇好古物收藏。江小鹑结婚之后，把家安在了法租界金神父路花园坊77号。据江小鹑的儿子江端回忆，其住所共有三层楼，第三层的一半作为“箱子间”，里面多个橱柜塞满卷轴，还有几箱瓷器。足见其收藏有一定数量。其他房间中

05 江小鹑书法

06 “小鹑”印章



05

06

07 江小鹑在昆明义演  
08 黄兴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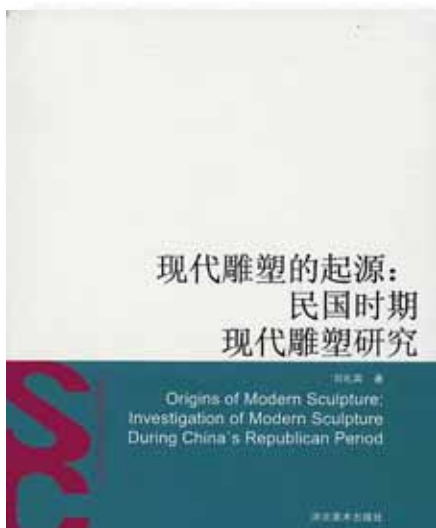


也挂满书画，落款有“赠灵鹑阁新阁主人”字样。后来，“灵鹑阁”旧藏有十之三四移到了“新阁”，吴湖帆等收藏大家也推崇“新阁”的藏书。江小鹑在虹桥买地皮盖楼以后，把新阁的收藏搬了过来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收藏大多毁于侵华日军轰炸。除收藏之外，受母亲影响，江小鹑还爱好京戏，是上海名票，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组织天马剧艺会。江小鹑与诗人徐志摩、陆小曼夫妇以及翁瑞午都很熟，在他组织的一次票友演出中，四位演了一出《玉堂春》（陆小曼饰女主角苏三，翁瑞午饰男主角王金龙，徐志摩演红袍，江小鹑饰蓝袍），结果闹成绯闻，上海小报大炒特炒，引来一场著名官司。抗日期间，江小鹑在昆明参加“义务戏”的演出，以征集赈灾款（见插图）。还新学了《打渔杀家》、《击鼓骂曹》、《文天祥》等几出戏。

曾竹韶评价江小鹑的雕塑“造型严谨、意境深邃、手法洗练，具有民族特色”。江小鹑在书法、治印、收藏、青铜器鉴赏、戏曲等

方面都有较深修养，因此，毫不奇怪，传统因素会融入其雕塑创作。其作品（比如《黄兴像》，见插图）更多基于写实，较少美化，在不牺牲细节的基础上，做概括处理，因此“拙”意十足。在江小鹑的爱好中，印章制作、书法和雕塑创作的关系最为密切。“唯其指功腕力超乎寻常，大益于雕艺。”“指功”“腕力”应该对雕塑的造型处理很有帮助。而《黄兴像》的整体风格很容易让人想到江小鹑的书法：疏朗洗练，结构处理上带有金石之气，和清代以来崇尚“金石”趣味的书风不无关系。而江小鹑又长期喜好青铜器仿制，青铜器的制范、铸造和雕塑创作的关系更为密切。所以我们不能仅把江小鹑视为西方雕塑的单纯继承者。他在很多方面更像一个传统文人，自小接受的传统文化浸润对他有根深蒂固的影响。何况他爱好广泛，对每种爱好都投入大量精力，这是我们在研究“雕塑家”江小鹑时必须注意的。□

（刘礼宾 博士 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讲师）



刘礼宾著《现代雕塑的起源：民国时期现代雕塑研究》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项研究聚焦于中国现代美术起源时期，以大量珍贵史料和一种温暖的书卷笔触，勾勒出第一代中国雕塑家深邃沉毅的背影。他们是我们的老师的老师，是往事、先驱和源头。